

人間佛教的殊榮

印順導師受贈「二等卿雲勳章」的原委

昭慧法師

三月五日上午，陳水扁總統蒞臨台中華雨精舍，為印順導師頒贈「二等卿雲勳章」，以表達對印順導師畢生德業、學術成就與社會影響的尊崇。印順導師著作等身，兼治佛教史學與哲學，甚至旁及神話學，以豐厚的學理基礎，提倡積極勇健、捨己利他的「人間佛教」，並對神話、鬼化、俗化的佛教傾向、囿於一宗一派的思想見地，以及教條主義而保守、封建的僧團陋習，作過全面的檢驗與批判。其卓絕思想與研究成果，嘉惠了無以計數的後學。他的學術成就，被譽為「玄奘以來第一人」，執佛教學術牛耳的日本，一向以其學術成就睥睨全球，唯對印順導師的學術成就，卻是贊譽有加，大正大學甚至破例在他從未到過日本的情況下，由牛場真玄教授將其著作《中國禪宗史》譯為日文，並依該書的學術價值，而主動頒贈博士（而非「榮譽博士」）學位。

印順導師與史學大家錢賓四先生，以及哲學大家方東美、唐君毅、牟宗三諸先生，都是同一時代的「國之大儒」，在他們身上，可看到前輩知識份子的人格典範他們都具足深切的憂患意識，念茲在茲的是國家社會乃至人類前途；另一方面，他們又都不慕榮利，遠離權貴而澹泊自處。較之此諸大儒不同的是，印順導師的影響力，不祇是在知識菁英層與大學校園中，他的讀者跨越各個階層，他的追隨者更是深受其精神感召或是思想啟發，蔚為全面性的「人間佛教」運動。

特別是台灣佛教，強而有力的幾個大教團（佛光、法鼓、慈濟），即使在理論的建構方面略有出入，但總還是不約而同提倡著「人間佛教」，並積極展開慈善、教育、文化事業；哪裡

有苦難眾生，哪裡就會出現救護並安慰他們的菩薩身影。而筆者近年建構「佛教倫理學」與戒律學的思想體系，並從事關懷生命的社會運動，這也無非是在印順導師思想基礎之上所作的進一步開展。

早在陳總統就任之初，佛教史學者江燦騰教授就已建議筆者，宜請總統拜訪導師，並頒授國家獎章，以表國家元首對「國寶級」高僧之尊崇。筆者雖曾請友人老包代向總統轉達江教授之建議，自己卻遲至翌年（民國九十年）三月五日方纔上書總統。總統雖國事繁忙，但極重視此事，見函立即邀筆者陪同，於三月十五日搭機前往台中，在印公長老九秩晉六嵩壽前夕拜會他，贈以「佛國瑰寶」之賀幛，推崇他「不但是國家的瑰寶，也是佛教界的瑰寶」。

導師很謙虛地表示慚愧，也勉勵總統，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既有的傳統已是既成的事實，不是可以立刻切斷的。所以總統從事改革，也只能一點一滴、一天一天慢慢的來，但終究是會成功的。這一番話，真是長久推動思想改革的過來人語。導師的勉勵，對極力推動改革卻面對著重重障礙的總統，鼓舞至深。總統於離開華雨精舍之後，在南投訪視災區工程時，還特別將導師對他的期勉周告現場大眾，並於當晚總統府幕僚會議中，再度提起導師有關「改革不易」的話，與諸同僚互勉。

然而頒贈獎章部分，筆者始終沒有積極進行。原因是，當年日本大正大學贈與博士學位，導師都曾一再辭卻，最後還是時在日本留學的聖嚴長老，代他受贈，然則國家獎章之有無，對他也應是不增不減的。

江燦騰教授並不死心，三年來，他對筆者催促了好幾次，甚至極力說服筆者，不要從「導師需不需要獎章殊榮」的角度，而要從「國家應不應表彰國寶」的角度，來思考此事的意義。也因此，遲至去年七月二十三日，在客委會葉菊蘭主委與郭榮宗立委造訪之時，筆者方纔提起頒贈國家獎章之議。葉主委非常積極，回台北後，立刻向陳總統報告此事，總統乃請一向與佛教界感情深厚的勞委會主委陳菊，與中華佛寺協會林蓉芝秘書長作後續之聯繫，並選在

導師百歲嵩壽之前，親自蒞臨華雨精舍，向導師頒授勳章。

據總統府網站資料顯示，截至目前為止，本國宗教人士只有三人獲頒勳章。三人分別是臺灣天主教主教團前任主席羅光總主教、慈濟功德會創辦人證嚴法師與「人間佛教」倡議者印順導師。

此中，羅總主教與證嚴法師都是頒贈二等景星勳章，但以印順導師德業崇隆，且為證嚴法師的師父，因此總統是以比「景星勳章」高一等級的「卿雲勳章」，授與印順導師的。而截至目前，本國只有三人獲頒卿雲勳章，那就是總統府前國策顧問陶百川、行政院前院長張俊雄、以及印順導師三人；易言之，宗教界就只有印順導師獲此殊榮。

佛教界唯一兩位受贈勳章的印順導師與證嚴法師，竟是一對師徒，而且同是「人間佛教」的精神領袖。因此贈勳一事，或可看作是「人間佛教」思想與事功，受到國家表彰的一份殊榮吧！（作者為弘誓學院創辦人）

（本文轉載自 93 年 3 月 9 日《佛音時報》）